

當教會傳統和聖靈不一致

Charles Carrin

February 26, 2014

我 65 年的牧會生涯，以一種重大的、但卻是不幸的方式，被分成兩個部分。在前半部分，我從未見到一個癮君子、酒鬼、要自殺的人，或是任何其它有類似問題的人，會被聖靈奇妙的大能釋放。從沒有過。而且我也沒有期待過。和其他大多數的牧師一樣，在我的牧會中，我主要關心的，是我的教導在教義上是正確的，沒有錯誤。身體上或者情感上的問題，總是交給世俗醫療機構去治療。我不能做什麼、不能提供任何幫助。但是當我自己的危機到來的時候，我的教義，世俗的醫療，都不能提供任何的幫助，我陷入完全的絕望當中，失去了希望。

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，我們大部分年輕的牧師都被教導，在新約裡面的有些方面，隨著使徒的去世，而不再具有實際意義。例如，我就被教導，不要去理會哥林多前書 12 章和 14 章裡面，關於聖靈那奇妙恩賜的教導。11 章、13 章和 15 章都還好，但其它的不行。如果我不聽從，仍然要去教導（聖靈的恩賜），我就會被趕出教會。結果，在我走出那不信的黑暗隧道之前，我失去了大約 30 年的寶貴時光。而且還是因著一個悲劇，才帶來這個改變。

在那個值得永遠紀念的 1977 年 11 月的那一天，聖靈永久性地改變了我的生命。當我走過亞特蘭大聯邦監獄的停車場，在我面前是一個似乎有點恐怖的建築。我的目的地是去見一個年輕的犯人，他是我提供諮詢服務的對象。但那次我們的角色發生了奇怪的逆轉。是我--而不是他--需要得到幫助。當時我正處於憂鬱症自殺的黑洞裡面。

幾個月前，我太太 -- 勞裡，遭遇一個嚴重的車禍，斷了 13 根骨頭、腦震盪、肺部塌陷。遭遇如此多的傷害，她不能動了。後來她慢慢開始恢復，但我卻不是。在我的牧會中我第一次面對赤裸裸的現實：我缺少一些非常重要的、生死攸關的東西。我那些與教義相關的教導，滿足不了這個需要。就象在看一個無底坑一樣，那個車禍讓我看到我靈裡的虛空—這是我完全無力去改變的。我那位監獄的朋友早就看出來這點，他很有愛心地指出解決的辦法：我需要被聖靈充滿。【徒 1: 8】但是每次他對我做見證時，我裡面總有兩股力量在瘋狂地搶奪對我頭腦的控制權。一方面，我近乎瘋狂地去尋找我所知道的神，但我所付出的所有努力，都失敗了。另一方面，那個象巨浪一波一波、不能停止的抑鬱，直接就從我頭上壓下來。

有幾個月的時間，我哭泣、每一個呼吸都在尋找神，結果是無止境的絕望。漸漸地，我開始意識到，如果我要在這個地獄一樣的夢魘中存活下去，我只能靠接受聖靈的能力，才可以做到。宗教驕傲的邪靈向我吼叫，不要我這樣做。但十一月的那一天絕對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，我走不下去了。我精疲力竭，突然就在那個犯人面前把頭垂下來，然後他把兩只手都放在我的頭上。聽起來就好像有一千哩那樣遠，我聽見他在引述亞拿尼亞對大數人掃羅說的那段話：「在你來的路上，向你顯現的主，就是耶穌，打發我來，叫你能看見，又被聖靈充滿。」【徒 9: 17】

那個情景對那些一直在旁邊觀看的黑手黨囚犯和太太們，一定很讓人困惑。我是一位穿著得體的牧師，但卻是一個破碎的、有著不能抑制的悲傷的人，在向犯人求助。我們的角色完全顛倒了。一年前那位犯人奇妙地重生，從毒癮、自殺性的憂鬱症中得到釋放，被聖靈充滿。

他對我的按手的效果是顯著的。當我一回到家，我就從憂鬱症的捆綁中被拽出來，就象一個孩子在路上被從呼嘯而來的汽車前面被拽出來一樣。憤怒、傷痛、困惑、錯誤的態度，那些從我還是個孩子就在裡面開始累積起來的東西，突然之間離開了，不見了。就象使徒行傳那本書裡的那些信徒一樣，我被聖靈充滿。在屬靈的層面上，我站在一個看不見的尼亞加拉大瀑布下面，瀑布的水直灌進我的裡面。只那麼一會兒，那個憂鬱症就離開了，再也沒有回來過。那不僅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一天，而且是一個令人驚奇的新事工的開始。就像是堪薩斯的風暴一樣，聖靈呼嘯著闖進我的生命中，開始通過我做祂的工作。第一次，我體會到神所應許的—「聖經都是（不是部分）神所默示的」。【提後 3: 16】

之後不久，奇妙的事情就開始發生。有時候，人們和我握手或是擁抱，就會因聖靈的大能而倒在地上。很多人因此就得到醫治、釋放、被聖靈充滿。有的人是在購物中心、旅館大廳、飯店、停車場，這樣的公共場所當眾倒在地上。我無論走到哪裡，神的恩膏都在我身上。神似乎並不在乎這種事情發生在哪裡才合適。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對那些發生在喬納森·愛德華茲，約翰·衛斯理，亞歷山大·坎貝爾，奧古斯丁，清教徒，早期浸信會教徒，貴格會教徒，以及在基督教歷史上的其他人的事工中出現的這種經歷，是一無所知。

我所知道的是：真理在聖經裡面；而能力在真理裡面。認識到這點把我帶進了另一個屬靈的疆域，只有當我回顧過去時，我個人的歷史才開始變得合理起來。神學上來說，當我試圖弄明白聖靈強烈的彰顯的時候，我做過了頭。許多的彰顯都是非常強烈的（激進的）。『徒 2: 12, 13』在十一月那個黯淡的日子，當那位囚犯按手在我頭上，那個進入我裡面的榮耀，產生了非常奇妙的結果。耶穌說，「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」。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！祂降下來，我得著了，能力也沖了進來。『徒 1: 8』

就象我所預期的，我的聖職資格被取消了。很快我失去了我大部分的牧師朋友。這些人是我非常親近的。35年後，我仍然想念他們。但是，神是有恩典的，祂開始用一些非常好的弟兄來填補那個空缺。不久我遇到德里克王子，我們成為朋友，他邀請我成為他服事團隊的成員，為莫斯科、哈薩克斯坦、土耳其的牧者特會服事。我們一起的旅行真是妙極了。傑克·泰勒，一位被聖靈充滿的南浸信會大會副主席，成為我的屬靈夥伴。神也把 R.T.肯德爾帶給我，我們一起在倫敦的西敏寺教堂牧會了 25 年。

R.T. 邀請我到西敏寺教會去講道，我們一起見證了聖靈強烈的彰顯。肯德爾、傑克和我，成為密不可分的朋友。不久我們開始了「話語、聖靈、權能」的特會，從倫敦到阿拉斯加、到新英格蘭、再到佛羅里達，或者在中間的某些地方進行。我們舉辦了 60 多場這樣的特會。約翰·卡洛·阿若特，還有加拿大多倫多牧者聯誼會（現在稱為「採集聖火」特會）的很多牧師，他們很奇妙地進入了我的生活。我在那個教會有很多場講道，吸引了超過 5 百萬來自全世界的信徒，影響了各個地方的教會。感謝神，我太太從那場車禍中恢復了，一直以禱告支援我，直到 2012 年去世。

我是否願意回到我從前的事奉？絕對不會！我想念那些老朋友，但是在那些我不斷經歷失敗的地方，我現在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被聖靈奇妙地改變。我絕不想再作任何沒有能力的講道！一個改變了我，而且改變了我講道的個別啟示就是：

能力的釋放是通過老我的死亡而來的

有許多年，我以耶穌死時會幕幔子裂開、永久地結束了動物獻祭為題講道。但是有一天，就在我準備講章的時候，聖靈讓我停下來，對我說：「再讀一遍。」我照著做了。一直讀到第四或是第五遍，一個亮光閃過，我對那個撕開的幔子，有了一個全新的明白。我能夠描述聖靈給我的這個信息的最好的方式是：「查理斯，你只是想到那個血是進到至聖所，」祂說，「隨著幔子的裂開，什麼東西可以從至聖所裡面自由地出來？」

我被驚呆了、充滿敬畏。我知道那個天國的榮耀（Shekinah Glory）就是至聖所發出的光。那其實就是聖靈祂自己。隨著幔子的裂開，不再有任何的遮擋會妨礙至聖所的光照到聖所其餘的地方。就在那一霎那，我看到兩個令人驚異的平行的真理：首先，聖靈以完全相同的方式，從天國的聖殿傾瀉出來，降到五旬節的馬可樓上；接著，聖靈從信徒的身體—聖靈的殿，傾瀉出來，降到別人身上，成為別人的醫治或祝福。『圖 2: 1-4』『約翰福音 7: 38』真理的撞擊會讓人失去知覺。

聖靈的課程還在繼續，「查理斯，」祂說，「你的身體，就是聖靈的殿，是由肉體、魂和靈三部分組成的。『林前 6: 19』。和它相對應的是外院、聖所和至聖所。你的手是殿的延伸。隨著你的幔子被撕開，我會自由地到你的外院，降到那個你按手的人身上。當那件車禍發生時，你也經歷了可怕的死亡，但是正是這個死亡（老我的死掉），你最後把生命的主權交到‘我的手裡’。那就是你的幔子裂開的時候。」我完全被震撼了。

之後的幾個月，就像是世界末日。我看到「在基督裡的死」是那樣的美麗，這是我從未曾見過的。這個死不是獻祭或預示什麼。神只是要我們把自己邪惡的意志完全放下，向祂完美的旨意降服。1977年當我最終從那個漫長的宗教風暴中走出來，我委身于神，在屬靈上增長了見識，成為一個新造的人，有新的資訊，帶著恩膏服事。今天我83歲，我的身體狀況非常好，我的事奉更實際、更有能力、能觸及更深的領域，超過我以前所有年日的總和，而且我還沒有看到盡頭。

我要給你的話是：來與我同行！就象保羅說的：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，他是愛我，為我舍己」『加拉太 2:20』

Chas